

罪恶与爱情

[美] 西德尼·谢尔顿 著

徐海潮 顾泽恩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16071

I 712.4
67

罪恶与爱情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徐海潮 顾泽恩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一桩轰动欧洲的谋杀案开场，倒叙了法国电影明星诺埃丽悲苦而短暂的一生。她少女时代就被父亲出卖，初入社会又被情人抛弃，接二连三的劫难使她认清了社会的本质，她开始不择手段地报复，然而最终被罪恶的社会所吞噬，饮弹身亡。小说以曲折的情节，感人的笔触揭示了她犯罪的社会根源，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The Other Side of Midnight
Sidney Sheldon

Dell Publishing Co INC

First printing—May 1977

罪恶与爱情

〔美〕西德尼·谢尔顿著

徐海潮 顾泽恩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4 3/4 插页2 字数283,000

1986年7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27,201—57,200

书号: 10151·956

定价: 2.15元

人名统一表

诺埃丽·佩吉 NOelle Page	(女主人翁)
拉里·道格拉斯 Larry Douglas	(男主人翁)
凯瑟琳·亚历山大	(拉里之妻)
康斯坦丁·德米雷斯	(富翁)
拿破伦·乔塔斯	(律师)
奥古斯特·兰奇	(服装店老板)
弗雷德里克·斯特雷斯	(律师)
威廉·弗雷泽	(国会议员)
乔治尤斯·斯科里	(雅典警察局长)
菲利浦·索雷尔	(著名演员)
阿曼德·高迪尔	(名导演)
克里斯蒂·巴贝特	(私人侦探)
以色列·卡斯	(反法西斯英雄)
汉斯·施特莱	(德国将军)

序 言

雅典：1947

透过满是灰尘的汽车挡风板，警察局长乔治尤斯·斯科里注视着雅典城里的楼房、旅馆这些建筑物缓慢地晃动着，就象“九柱戏”中被击中的木柱，一个个有秩序地向车后退去，

“红灯，不准通行。”局长旁边身穿制服的警官握着方向盘不安地说：“也许要等二十分钟。”斯科里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凝视着路边的建筑群，一种幻觉一直在强烈地吸引着他。八月里的毒日头发出刺眼的闪光罩在建筑物上，楼房被一层热浪裹着，这热浪象一股被溶化了的透明钢水顺着楼顶瀑布般的泻到大街上。

十二点过十分，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偶尔有几个在户外走动的行人也被热浪烤得昏昏欲睡，完全没有注意到身旁三辆向赫伦尼克飞驰而去的警车，飞机场离雅典市中心约二十英里，斯科里局长在第一辆车里，平常，当下属在这种大热天出去工作时，局长都是待在他那舒适、凉爽的

办公室里的。但今天的情况非同一般，斯科里要亲自出马，因为：第一：有许多飞机将载着世界各地的达官显贵来到这里，要给他们适当欢迎，尽力减少他们通过海关时的麻烦。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机场上将会挤满外国报纸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斯科里局长可不是蠢猪，早上刮胡子时他就想到了，如果新闻照片中有他在显赫人物身旁执行勤务的镜头，那么对他的仕途是不会有坏处的。这个引起全世界轰动的事件发生在他所掌管的领域，是他仕途生涯中不寻常的时刻，如果不能利用这个时机来炫耀自己，那才蠢呢！他同在这个世界上两个和他最亲密的人：他的妻子和他的情妇，极详尽地讨论了这件事。安娜，那个长相丑陋，农民家庭中出来的凶娘们，已经命令他离开机场，在幕后指挥，以便发生了什么事他不至受到责备，梅利娜，他的情人，漂亮、年轻的天使却极力怂恿他去接近那些权贵们。她赞成参与这个事件，以便扬名四方，如果斯科里干的出色，那么至少他的工资可以增加，上帝保佑！说不定警察总监退休后，就能轮上他了，斯科里常常幻想假如梅利娜是他妻子，而安娜是他的情妇那该多好，他感到奇怪，不知在哪里弄错了。

斯科里的思想又回到现实中，他必须在机场上把一切都安排好，在自己周围弄一批能干的人，他明白，关键问题是控制那些记者，他已为众多报纸和著名杂志的记者从世界各地拥入雅典而震惊，斯科里自己已被采访三十六次，而每一次都使用不同的语言。他的谈话被翻译成德、英、

日、法、意、俄等各种语言。他刚刚沉醉在即将成为名人的梦中时，上司打电话告诫他说，警察局长公开评论一个还没开庭审判的谋杀案是不明智的作法。斯科里自信上司的真正意图是妒嫉他得到的名声，但他还是谨慎地决定报纸不要发表他的评论，并拒绝了进一步的采访。不过，要是当斯科里在机场的活动中心执勤时，新闻摄影记者在拍那些下飞机的名人时，斯科里也被偶然拍入镜头，上司是不会怪罪的。

当汽车疾速驶向斯哥洛大道向左拐，朝海边的法勒伦湾开去时，斯科里感到心头有些发紧。离机场仅有五分钟的路程了，他在心里暗自盘算着那些在夜幕降临前可能到达机场的权贵们的名单。

阿曼德·高迪尔晕机，他极其珍惜自己的身体，由于害怕，他把自己牢牢地固定在座椅上，飞机遇上了希腊海岸上空夏季中常有的强大气流，弄得他直想呕吐。他是个有些学者气派的瘦高个，高高的额头，嘴角上时常挂着讥讽的微笑。他二十二岁就在法国电影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流派，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这种新流派不断的取得成功，甚至被舞台艺术所采用，高迪尔始终专注于他的事业，使他成为当代世界上许多最伟大的导演之一。旅途的最后二十分钟飞行是他最快活的时刻，空中小姐认出了她，极力向他献殷勤。一些乘客也凑过来，对他说，他们非常崇拜他导演的电影和戏剧。他最感兴趣的是一位在牛津的圣·安娜上学的漂亮的英国女学生。她正在写戏剧论文，并选定了

阿曼德·高迪尔为文中的主要议题，在提到诺埃丽·佩吉之前，他们的谈天很投机。“你曾是佩吉的导演，对吗？”她说，“我很希望能参加对她的审讯，这次审讯将成为一场竞技表演。”

高迪尔忽然感到自己在紧紧地抓住座椅的扶手，这种强烈的反映使他自己暗自感到吃惊。这么多年过去了，但回忆诺埃丽所引起的痛苦甚至比以往更强烈。没有谁象佩吉那样深深地触动过他，今后也不会再有了。自从三个月前高迪尔在报上得知诺埃丽被捕的消息，他的脑子就再也无法思考别的事情了。他给她发电报、写信，做了一切能做的事去帮助她，但他始终没有得到答复。他本来不打算参加这次审讯，但他知道自己无法躲避，他急于知道自从他们分居后，她有什么变化。作为这场戏的一个角色，他必须赶到现场，观看这场演出，必须去看看当法官宣布她活或是死时，诺埃丽的面部表情。

飞行员生硬的声音从机舱里传来，告诉旅客们：三分钟之后他们将降落在雅典机场。又要见到诺埃丽的兴奋心情使阿曼德·高迪尔忘记了晕机的痛苦。

伊斯雷尔·凯茨博士正从南非的开普敦飞往雅典，他是那里的神经外科住院部的医生，同时也是格鲁特一家正在建设的大型新医院的院长。伊斯雷尔·凯茨是一位被世界公认的神经外科权威。医学刊物常常登载他在这个学科的新论点，他的病人中有国王、总统、总理大臣等。

伊斯雷尔·凯茨博士靠在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座椅上，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有一张充满智慧的脸、褐色的双眼深深陷进去，一双枯瘦有力的手。凯茨博士疲倦了，他感到那只失去右腿上的老伤又在隐隐作痛，他那条腿是在六年前用一个斧子截去的。

真是漫长的一天，凯茨在天亮前作完外科手术，又看了一打病人，然后在医院开完医务会议，匆匆赶上去雅典的飞机。为了参加上这个审讯，他妻子埃丝特曾试图劝阻他。她说：“伊斯雷尔，现在你已经帮不了她什么忙了。”也许妻子的话是对的，但诺埃丽·佩吉曾冒着生命危险救过他，他感到自己似乎欠着佩吉些什么。他开始回忆同佩吉在一起的日子，每当想到同佩吉在一起时，他就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虽然对佩吉的记忆随着他们分离的岁月变得模模糊糊了，但那些浪漫的幻觉还是不断地浮现。当然，失去的岁月不可能再回来了。飞机放下起落架时，伊斯雷尔·凯茨博士感到机身微微震动，开始下降了。他从机窗里看出去，展现在下面的是开罗市，他将在开罗搭乘土耳其航空公司的飞机去雅典。“佩吉，她犯了谋杀罪？”当飞机在跑道上着陆时，他想了佩吉曾在巴黎干的另一件可怕的谋杀罪。

菲力浦·索雷尔站在快艇的栏杆边，注视着渐渐靠近的比雷埃夫斯港，他喜欢这次的海上旅行，因为这是他逃离崇拜者一次难得的机会。索雷尔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能

以自己的精彩演出保持稳定的上座率的演员之一，虽然使他取得电影明星地位的不利因素很多。他是一个不十分漂亮的男人。他的脸象一个在许多次比赛中被打败的拳击运动员，鼻子多次受伤，头发稀疏，走起路来有些跛，但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那种要紧的是菲利浦·索雷尔具有一种性诱惑力。他是那种受过教育的、说话声音很柔和的男人。天生的绅士风度，卡车司机的脸，能让女人发狂的身体，所有这些结合起来使他的崇拜者把他当作一位英雄。快艇就要靠岸了，索雷尔又犹豫起来，他不知道来这里能干些什么？为了赶上参加诺埃丽的审讯，他推迟了拍片。他知道的最清楚的仅仅是，当他每天都坐在法庭上听审讯，他一定会被报纸的记者当作评论的目标，会失去他的经纪人和倾向于他的报纸舆论的保护。对于他到庭一事，记者们无疑会编写出种种别有居心的报道，因为要从他旧情人的谋杀审讯案中，公开他的私生活，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然而，索雷尔却认为：尽管这将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但他必须见诺埃丽一面，并尽力帮助她摆脱困境。快艇驶过白石砌成的防波堤时，索雷尔思绪万千，回忆起他熟悉的，曾一起生活并深深爱过的女人——诺埃丽。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诺埃丽完全具备致人于死地的能力。

菲利浦·索雷尔的快艇接近希腊海岸时，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威廉·弗雷泽乘坐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向希腊飞来，飞机此时正飞行在距赫伦尼克机场以北一百公

里的上空。威廉·弗雷泽五十多岁，是个英俊的男人。银灰色的头发，一张坚毅、果断的脸庞，举止威严，令人信服。他凝神注视着这份简报，可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却未看一页。在国会发生危机期间匆匆离去，显然是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尽管如此，弗雷泽仍告假出走。他很清楚，以后几周他将在十分难熬的痛苦中度过，但他没有别的选择。为了复仇！这念头使弗雷泽得到一种精神上冷酷的满足。弗雷泽强迫自己不再去想明日就要开庭审判的那桩谋杀案。他透过机窗向下望去，只见一艘快艇正急速向同一方向驶去，希腊海岸已隐隐呈现在远处。

三天来，奥古斯特·兰奇神情紧张，一直晕船。神情紧张是因为担心妻子发现他这次出门的真实意图，晕船则由于他从马赛所乘的这艘客轮遇到了法国南部海岸凛冽的北风。奥古斯特·兰奇六十岁开外，两条腿短得可怜，又矮又胖，秃顶。长满麻子的脸上，镶了一对猪一般的眼。薄薄的嘴唇上，时常叼着一支廉价的雪茄烟。奥古斯特在马赛开着一爿服装店。但他绝不肯象富人那样花钱去度假，至少他向妻子是这样说的。当然了，他提醒自己，这次出门绝不是什么度假，是要和他的心上人诺埃丽再见一面。在诺埃丽和他分别的年月里，奥古斯特一直在报纸、杂志的闲话栏中追寻有关诺埃丽的消息，渴望得知她在干什么。当她一举成名后，奥古斯特立即登上火车，直赴巴黎去见他的诺埃丽。很可惜，诺埃丽那又笨又蠢的秘书从中

作梗，使他们不得相会。以后，他就开始去剧院看诺埃丽主演的电影，一遍又一遍好象永远没个够。他回忆起和诺埃丽一度尽情做爱的欢快景象……。是啊，这次旅行耗资不少，但奥古斯特认为还是值得的。他的宝贝诺埃丽会因此回忆起他们曾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兴许还会向他乞求保护。而他呢，则可以向法官或与此案有关的官员行贿，诺埃丽或许会被释放。然后，他会把她安置在马赛的一座小小公寓里。在那里，只要他需要，他们可以随时幽会，当然了，这一切花钱不能太多。唯一要紧的是不能让妻子知道他所干的事情。

雅典市，弗雷德里克·斯特雷斯正在他那间狭窄的律师事务所里忙碌。事务所开在城里莫纳斯提尔克平民区的一幢楼里，楼房多年失修，已破烂不堪。斯特雷斯是一位精力充沛、敢想敢干的年轻人，他有宏大的抱负，立志奋斗，要在他所选择的职业中干出一番成就。因雇不起助手，他不得不亲自动手做那些令人讨厌的背景材料的调查整理。平时，他最腻味干这些事。这次则不同，他清楚的知道，如果打赢这场官司，他的事业就会由此发迹。他后半生的日子就不必发愁了。他要和埃琳娜结婚，组成家庭生儿育女；他要搬进豪华的公寓，雇佣仆人，加入象阿塞尼·莱斯克那样的高级俱乐部，在俱乐部里他有机会同上流社会的人士接触，这些人随时都可能成为他的委托人。奇妙的变化已经开始出现，弗雷德里克·斯特雷斯成了新闻人

物，报纸上不断登出他的照片，每当他走在雅典的大街上，总会被人认出，并纠缠不放。在短短的几周内，他从一个无名小卒，一跃成为拉里·道格拉斯的辩护律师，他曾为自己是拉里这位小人物的辩护人而心头不快，他希望自己为迷人的诺埃丽·佩吉辩护，但他也意识到，自己本身不也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吗？有幸参与本世纪最骇人听闻的案件，对弗雷德里克·斯特雷斯来说已经足够了。如果被告判为无罪释放，他就会获得极大的荣誉。但有一件事则使斯特雷斯心神不定，妒火中烧：二名罪犯被指控犯有同样罪行。诺埃丽·佩吉却是由另一名律师辩护，如果诺埃丽被证明无罪，而拉里则被判罪……，这个念头使斯特雷斯毛骨悚然，他竭力克制自己不去想这种结果。他不是最好的律师。但愿为诺埃丽·佩吉辩护的拿破伦·乔塔斯却是当今无以伦比的辩护律师。在历次重大案件中，他从未失利过。斯特雷斯想到这些，情不自禁的笑了。尽管他没向任何人谈起过他的想法，实际上他准备压过拿破伦·乔塔斯一头，直到最后取得胜利。

当斯特雷斯在其狭小阴暗的事务所里为打赢这场官司苦思冥想时，拿破伦·乔塔斯正在雅典科隆纳克富人区一间豪华的房子里参加一个黑领晚宴。乔塔斯面部消瘦，神情憔悴，忧悒，满是皱纹的脸上长着一对大大的眼睛，象猎狗般机警。乔塔斯不是一位锋芒毕露的人，在其温文尔雅、令人捉摸不透的举止后面，隐藏着机敏、果断。他凝

神坐在那里，拨弄着盘中的点心，思考着将于明天开庭审理的那桩案件。整个晚宴的谈话中心，都是围绕着这件事，但客人们都很谨慎，只是泛泛而谈，避免涉及实质性的问题。晚宴将结束时，茴香烈酒和白兰地起了作用，女主人毫不顾忌的直接提问：“喂，告诉我们，你是否认为他们有罪？”乔塔斯很轻松的回答：“他们怎么会有罪呢？他们中间有一个我的委托人。”接着机敏的笑起来。

“诺埃丽·佩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乔塔斯犹豫了一下，没有把握的说：“是一位很不寻常的女人，她才貌双全……。”乔塔斯吃惊的发现自己是在十分牵强地谈论着诺埃丽，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够用语言来恰当的形容她。几个月之前，他不过仅仅是从报纸的闲话栏里得到一点对她模糊的传说，在人人都看得到的电影杂志的封面看到她那迷人的身段。那时他决不把目光停留在她身上，即使偶然想到她，也是用一种他对所有女演员的那种不以为然的轻蔑看待她，以为她只有肉体，没有灵魂。但是，上帝，那真是天大的错误，自从他见到诺埃丽后，他却无法控制地坠入情网，因为诺埃丽·佩吉打破了他的基本原则：绝不使自己陷入对委托人的感情之中。那天下午的情景，乔塔斯记忆犹新，他刚给他的被告做完答辩，准备同情妇一起去巴黎、伦敦度假，外出三周的行装准备了一半，他认为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这次假期旅行。可是刚过了两分钟，象在梦境中，他看到男管家走进卧室说：“康斯坦丁·德米雷斯的电话。”

除了直升飞机和汽船，这座小岛是无法接近的，因为无论是空中还是私人码头都有全副武装的卫兵和训练有素的教官在二十四小时中不间断的巡逻。这岛是康斯坦丁·德米雷斯的私人领地，没有得到邀请，任何人不得侵入。许多年以来，这里的访问者，包括国王、王后、总统、退职总统、电影明星、歌剧演唱家、著名的作家和画家，他们都深怀敬意的来访或离去。康斯坦丁·德米雷斯是世界第三个最富有和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富有情趣和风度，懂得怎样用钱去创造美好的东西。

在一间用拼花板镶嵌起来的豪华书房中，德米雷斯完全放松地坐在一个扶手沙发里，嘴上叼着一支扁平形状的，专门为他调制的埃及雪茄，想着早上就要开始的审讯。报界的记者们已经找了他好几个月，但他却轻易的回避了。仅仅是他的情妇作为一个谋杀者将被审判，仅仅是他的名字被这件事牵连进去，即使是间接的也就足够了。他拒绝接见记者，反而增加了他们对这件事的狂热。他难以想象现在诺埃丽是什么感觉，在这一时刻，在尼古特莫斯街的监狱里。她是睡着，还是醒着？现在她面前的是充满了恐慌的折磨。他想着同拿破伦·乔塔斯最后的谈话。他相信乔塔斯知道他是不会让他失望的。德米雷斯对这个律师的印象是，诺埃丽有罪无罪于他无关。乔塔斯是看了替诺埃丽辩护，他将挣得一笔巨款中的每一个辨士。对了，他现在根本没有理由着急，这场官司会进行的很顺

利，因为康斯坦丁·德米雷斯是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的。他记得凯瑟琳·道格拉斯最喜欢的花是美丽的希腊玫瑰，他向前探出身子，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条，在备忘录上写下：希腊玫瑰，凯瑟琳·道格拉斯。

这是他仅仅能够为她做的一点事情。

第 一 部 分

1
2
3
4

A
B
C
D
A
B
C
D
A
B
C